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宋三之八

岳飛

子雲

張憲

胡閔休薛弼

牛皋

楊再興

王彥

翟進

兄興子琮

張玘

劉錡

父仲武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家世農業曾祖成祖立父和母姚氏
飛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
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
射同死。朔望設祭父異之曰汝他日必能徇國死義宣和四年
應劉給募為敢戰士相有劇賊陶俊買進和擁衆數千飛請以
百騎破之遂擒以歸康王至相因劉浩以見命招賊吉倩遂降

其衆補承信郎從浩解東京圍飛以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麾其徒進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可勝也有梟將舞刀而前迎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閒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犯法將刑特爲奏原由是知名高宗卽位上書言敵方謂吾示弱宜乘其怠擊之宰相汪伯彥黃潛善坐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脩武郎因說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則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補武經郎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徇將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喧傳金兵至飛堅卧不動旣而食盡走彥壁乞糧彥

不與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復遇敵單騎持丈八鎗刺殺黑風大王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死杜充代之遣飛戰胙城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開鎗金將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兩束夜半燃四端而舉之金疑援至驚潰建炎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奮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充棗東京還建康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失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張用至六合遇李成皆敗之成遣騎劫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成奔江西與金人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請不納及充叛

降金諸將皆潰多行剽掠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邀擊至廣德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信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軍乘亂奮擊大破之駝軍鎧材無見糧忍饑不敢擾民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請飛移屯羣盜悉遁去避地者賴以免皆圖飛像祠之金再攻常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戰清水亭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夜令百人衣黑衣混金營擾之金兵驚終夜自相鬪兀朮次龍灣飛將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又破之敵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要害之地內宜選兵自固外仍益兵控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于苦嶺戰數十合皆捷張俊言于范宗尹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兼知泰州飛辭願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

乘機漸進會金攻楚急遣飛代俊行而命光世援飛抵永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勢孤楚陷白剋待罪尋退保柴墟賊于南霸橋金大敗紹興元年李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請於張俊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輕兵絕生米渡出不意破之必矣俊大喜因以爲前鋒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布陣十五里飛先設伏以待選騎二百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騎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敗走使人大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進與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斬其將趙萬成聞自引兵十餘萬來遇於樓子莊復大破追斬進時張用方寇江西飛以書招之曰吾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降江淮

悉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留洪州彈壓盜賊建寇范汝爲將攻撫州飛遣人植岳字旗於城門賊畏不敢犯已而賊黨逼建昌飛遣將討擒之擢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曹成擁衆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招降金字牌黃旗飛奏比年多命招安致盜力彊則肆力屈則節若不勦除未可已禍許之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帳下軍吏告糧盡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陰縱謀歸報賊喜防益懈命士蓐食潛趨未明至太平塲破其砦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告連控隘道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所部纔八千一鼓登嶺成奔連州其黨散走招降者二萬令張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韓世忠遣董

敗招之遂聽命赴行在時盛夏行師撫循有方士無死瘡痼者
嶺表平投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安撫李回檄捕賊馬友郝
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宣諭劉大中奏令飛討
虔吉廣惠英韶南建汀邵諸郡盜賊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迎戰
躍馬馳突飛麾戈卽馬上擒之餘酋退保洞高峻環水止一徑
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遣死士潛入賊巢黎明奮擊賊潰
蔽山而下騎兵圍之賊號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初以隆祐
太后震驚之故密旨令屠虔飛請宥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
虔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萍鄉餘寇犯袁州授統領徐慶王貴
方略未幾悉平秋九月自江州來朝帝手書勅忠岳飛字制旗
以賜改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
制偏將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皋皆隸焉四年僞齊李成挾金

大入襄鄧。隨鄧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州軍皆破。湖寇楊么亦與齊通。欲順流而下。飛奏襄陽六郡爲恢復中原根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疾。俟成遠近。然後加兵洲湘。以殄羣盜。帝問趙鼎。對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除荆南岳鄂黃復漢陽德安諸路制置使。拜命渡江中流。顧幕屬曰。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鄧州。僞將荆趙乘城拒戰。飛鼓衆而登。趙投崖死。復其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陽。成布陣迎飛。飛笑曰。步兵利險阻。而列平地。騎兵利平曠。而列江岸。雖十萬何能爲也。舉鞭指王貴。以長槍步卒擊其騎。指牛舉以騎兵擊其步卒。戰合。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復與王萬夾擊破之。乃奏行營田候糧足。卽過江。勦殺又進兵鄧州。王貴張憲掩擊。金將劉合孛堇僅以身免。

退黨高仲退保鄧州一鼓擒之又復唐州信陽襄漢平捷聞帝大喜曰朕素聞飛軍有紀律未知其破敵神速如此趙鼎奏湖北岳鄂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安乃併隨鄧唐鄧信陽爲一路移屯鄂州授清遠軍節度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元术合劉豫兵圍廬州帝手札命提兵趨之時敵已驅甲騎五千逼城見飛所張岳字與精忠旗一戰而潰五年入覲授鎮寧崇信兩軍節度進武昌郡侯母封國夫人尋奉命招捕楊么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表授武義大夫飛單騎按其部附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仰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

語疑飛玩寇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何可易言。黃佐襲
周倫。弑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召浚
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
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
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今因敵將用敵
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
盡俘賊黨。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
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復遣歸湖。
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佯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
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尚負固。方浮舟湖中。以
逐。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
壑。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

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迫。則草木壅積。舟輪碍不能行。飛遣兵
亟擊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
撞其舟。舟盡壞。公投木牛鼻擒斬之。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
縱老弱歸。卽籍少壯爲軍。果八月而賊平。浚歎曰。侯神算也。
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論功
加檢校少保。荆湖南北襄陽蕲黃等路招討使。進封本郡公。移
軍鄂州。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募義來歸。飛入覲。面陳襄
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無以按察州縣。乃以李若虛爲京西南
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張浚至江大會諸師。獨稱飛與世忠可任
大事。改武勝定國兩軍節度。兼湖北京西宣撫使。置司襄陽。會
母憂。扶輓還廬山。乞終喪。表三上不許。累詔趣視師。又命節制
河北。首遣王貴攻虢州。下之。又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中原響

應會僞齊分道入寇帝慮諸將不足倚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日疾至是疾甚聞詔即日啓行帝語鼎曰諸將知尊朝命可喜已而有詔止飛不進七年入覲拜太尉從幸建康詔以王德用兵隸之諭德等聽飛號令如朕親行數見帝論恢復大略又手疏力言之帝召至寢閣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進退之機朕不中制方圖大舉會檜主和遂止德用兵不以隸飛詔赴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用西軍所服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璦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宜撫何如飛曰暴而寡謀尤璦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俊等爾浚赧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

得兵爲念。聯卽日上章乞終喪。令張憲暫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奏兵部侍郎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累詔還職。力辭。又詔幕屬造其廬。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宗元言其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今尚未決。願提兵進討。願天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俄聞瓊叛浚悔無及已。乃詔飛屯江州。飛知劉豫結粘罕而疎兀朮。會得兀朮謀者。謬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何不復來。謀冀緩死。詭服飛。乃作蠟書言豫許我以寇江爲名。誘致四太子于清河。戒勿泄。謀歸報兀朮。果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

中原不報八年秋召赴行在命見皇太子賀曰社稷得人矣會金請歸河南地飛言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減槍銜之九年以歸中原大赦授飛開府儀同三司上表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飛表謝有墮手燕雲之語會遣士懷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備洒掃檜白帝止之十年金人分道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帝賜札設方略一以委卿朕不遙度乃分布方略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大兵長驅以闢中原將發密奏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仇之意帝褒其忠投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分道出戰飛自擁輕騎駐鄆城往來督視兀朮大懼龍虎大王議以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併力一戰有

詔令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日出挑戰。兀术合龍虎蓋
天與韓常兵逼郾城。飛遣子雲與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曰：「不
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先是金人選勁軍皆重鎧。貫
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及是以萬五千來。飛
戒士卒持麻札刀。入陳勿仰視。第砍馬足。一馬仆。二馬不能行。
遂大敗。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常以此勝。今奈何？」復益兵來
戰。部將王剛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望見黃塵蔽天。亟自將突
騎擊走之。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
术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見。戰于城西。殺兀术婿夏金吾副統
軍。罕索孛堇。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
术對壘。以背見騎五百奮擊。兀术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
茸治諸陵。先是飛遣梁興等渡河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若韋

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
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
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官軍會其所揭旂以岳爲號百姓
爭挽率車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
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
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
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全
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及諸將多率所部降龍虎大王至查干戶
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
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
渡河而檜議畫淮爲界以其北棄之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
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至機難輕失知飛

志銳不可回。詔俊沂申先歸。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降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遂班師。民遮馬慟哭曰。金人悉知我等戴香盃。運糧草。以迎官軍。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哭聲震野。飛亦悲泣。取詔示之。爲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奏處以漢上六郡。閬田。兀術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兀術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中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術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但拜謝而已。十一年。金復分道渡淮。兀術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

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
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
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敵望風而遁還兵于舒以俟
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時和議旣決名
三大將論功行賞飛獨後至檜與王次翁計授飛樞密副使位
叅知政事上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諸
將不能平飛屈已下之楊么平獻俊與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
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金人攻淮西俊所分地也俊以糧乏爲
詞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卽馳解廬州圍加授兩鎮帝賜褒
札有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之語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逗遛之
說及同往楚州俊欲脩城爲備飛曰當戮力恢復豈可爲退保
計俊變色又欲與分世忠背鬼軍飛義不肯適軍吏景著與總

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其言桢捕著下
獄將以扇搖世忠飛馳書告之世忠見帝自明俊轉問桢大以
爲嫌又嘗不滿趙鼎之逐每對客歎息至讀桢奏德無常師之
語尤惡其欺罔悲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恐面謾其主
耶桢屢積悲怒會兀朮遣桢書汝朝夕以和請而飛方圖河北
必殺飛始可和桢深思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力謀殺之
諫議方侯嵩與飛有怨偕中丞何鑄御史羅汝楫撫俊語交章
彈論飛亦累章請罷遂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桢怒猶
不已諭張俊令劾王貴部曲誣告張憲謀還飛兵矯詔捕飛父
子下大理鞠問使者至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翻然就獄錄
鞫之閔無左驗裂裳以示背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鑄
明其無辜改命嵩誣飛有書與憲且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

月卒無可證。或教尚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頓爲言。尚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通孫革等証証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歲暮。獄尚不成。至二十九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年三十九。雲與憲皆棄市。籍家貲人口徙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又六人。布衣劉允升上書訟冤。下獄寺亦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口雲與憲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荅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洪皓在金。蠟書馳奏。金人所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問其死。酌酒相賀。秦檜惡稱岳字。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容軍。飛性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侍疾。藥餌必親。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耗斂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興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以賜飛。跋其後。指操奸。

賊而鄙之。尤檜所惡。感張所恩。死鞠其子宗本。奏以官。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大郡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檜死。議復飛官。尙持不可。紹興末。大學生程宏圖上書訟冤。詔其家自便。復所敗州軍。仍舊。汪澈宣撫荆襄。飛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其官。以禮收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五年。諡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寶慶初。加諡忠武。五子雲。雷霖。震霆。雲飛養子也。年十二。從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人。凡征伐。未嘗不與。數建奇功。飛輒隱之。遇休舍。與將士披重鎧。習演注陂。跳濠。每臨陣。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所向無敵。攻隨。破鄧。平襄。漢。楊。么。功皆第一。飛不以聞。銓曹檢舉始遷。武翼郎浚曰。岳侯愛子以德。朝廷普資。惟公均得之矣。又特旨遷三資。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

遑躡崇資。恐無以服衆。不受。頴昌大戰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遷忠州防禦使。命帶領器械。皆力辭。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閣門祗候。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震朝奉大夫。霆脩武郎。霖子珂。奉議郎。守當塗。兼管內勸農事。嘉定間。嘗彙次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出師應授先後皆有可考。爲觀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名金化粹。編行於世。

冊曰志氣用事。認理認真。血氣用事。可屈可伸。忌君非讒。事仇非仁。偷生非智。免死非臣。毫髮有差。吾志難徇。上窮入表。下徹九垓。斯理苟同。未喪斯人。

張憲飛愛將。初曹成破其黨。有郝政走沅州。首被白布爲戍報仇號。白巾賊憲一鼓擒之。遣下隨州。將王嵩不戰而遁。復鄧州。

距城三十里遇賊數萬迎戰與王萬董先各出遊騎突擊大潰
從戰潁昌戰陳州皆大捷兀朮頓兵十二萬於臨潁以憲繼楊
再興破其兵八千兀朮夜遁憲將徐慶李山復捷於臨潁東北
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班師俱還未
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優賞之卒無應者
聞飛常欲斬王貴誘之貴不肯俊乃劫以私事貴懼而聽命有
王俊者奸貪善告訐號賜兒屢爲憲所抑檜使人諭之較從俊
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柄令告王貴檜意以三人
皆飛部曲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庶上心不疑憲未至俊預爲
獄以待吏王應求白俊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憲至俊親鞠煥
桀使白誣得雲手書已焚之矣遂下大理檜矯詔召飛雲以證
万俟卨誣飛使子鵬孫革致書憲貴令盧申警報以動朝廷雲

與憲書規還岳軍其書皆無有但以果證具獄遂被害三十二年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錄其家有胡閔休者字良弼開封人爲太學生後補承信郎飛被誣死閔休發憤杜門伴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藏于家又薛弼字直老永嘉人登政和進士調懷州刑曹杭州教授初頒五禮新書定釋奠先聖謨用下丁據禮正之監左藏東庫白內侍王道奴陰竊絹疋乞躬治人嚴憚之靖康初助李綱城守遷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李綱不當去朝廷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舉河防弼以點檢糧草從之計畫甚切皆不能用乞罷歸改三門白波輦運尋提舉淮東鹽事遷湖南運判始飛謀益造大舟拒楊么弼曰若是未可以歲月勝也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圖今欲目前見効宜破其所恃乃進構筏投藥

之說飛善其策進直祕閣時道壅相望帝命給錢及轉廣西鄆州米振之民賴以甦改直徽猷閣命代王彥時彥自荆移襄還延不赴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委曲譬曉彥感悟卽日出境尋除岳飛叅謀官飛歸廬山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語諸將太尉甫離任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鬪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告張憲憲曰相公腹心惟叅謀知之衆乃定久之進戶部郎官知荆南誘桃源劇盜伍俊許以靖州至則斬以徇還祕閣脩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知處與黃州轉集英殿知福州平大盜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復移廣州擢敷文閣待制享年六十三岳飛之難以檜居永嘉弼游其門且爲檜用屢更事故獨得免世以此少之

牛皋字伯遠汝州魯山人素以勇聞初爲射士翟興表補保義郎累遷棗州刺史中軍統領果州團練使留守上官悟辟爲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轉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制嘗四敗兀朮兵劉麟合金步騎十萬至合肥謀言兀朮爲殿人心怖駭不知所爲會皋統兵適至廬州守仇愈動以忠義皋引二千餘騎馳出所向披靡敵稍懾散而復集者三因免胄大呼曰我牛皋也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潰轉西遣招撫使寧國軍承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飛之經略中原皋及王貴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皆往東西京及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遣梁興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于曹州并宛亭渤海廟董先姚政捷于潁昌劉政捷于中牟張憲復潁昌淮寧府王貴將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皋及傅選捷于

西京并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西京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金人于垣曲又捷于沁水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于濟源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梁興在河北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後於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遇毒而卒年六十一或言檜使之楊再興乃曹成將紹興二年飛破成入莫邪關再興走躍入澗張憲追及之願就執見岳公飛奇其狀貌釋之勉以異日盡忠報國再興拜謝六年遣至西京長水縣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又得僞齊

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至蔡州焚賊糧郢城之
敗再興以單騎入金耶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
甚併力復來再興與王蘭復引三百騎遇敵于小商橋驟與之
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孛董千戶百人再興遂戰死後復
其屍焚之得箭簇二升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騎略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儼
宗臨軒閱試補下班祇應爲清河尉從种師道兩入夏國有戰
功遭時多難棄家赴闕招撫張所異其才擢爲都統制使率裨
將張異白安民七千人渡河岳飛與焉復衛州新乡縣傳檄諸
郡金人數萬衆薄彥壘圍之數匝彥潰圍出諸將皆散歸彥獨
保其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
變夜寢屢遷部曲覺之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

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
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
受彥約束。金人患之。謀以大兵破彥壘。首領泣曰。王都統砦堅
如鐵石。未易圖也。間遣勁騎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
益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留守宗澤。澤召與會議。乃將兵萬餘
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澤大喜。令宿兵近甸。
量帶親兵趨行在。時朝廷已遣宇文虛中議和。彥見黃潛善。汪
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
憤激。忤二入意。降旨免對。授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御營
平寇統領。時范瑒爲平寇將軍。有逆節。彥稱疾不就。張浚奏爲
宣司前軍統制。富平之役。彥言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
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園。興洋以固根本。遇敵入

境徵召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猶未大失浚不謂然彥乃請爲利路鈐轄俄改金均房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多盜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彥舊部曲桑仲旣陷淮襄乘勢西向均房失守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請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彥不許遣統領官門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請避彥叱曰柅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卽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仲敗走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紹興元年李忠反擾京西攻金州諸關賊皆河朔人驍果善戰彥不利退屯秦郊店距郡城二十里令將士退伏山谷偶若遁者益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越再宿賊至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

乾祐縣忠走降劉豫仲敗還襄陽爲集散亡陷鄧州凶焰復熾
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衆三道一攻注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
洧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彥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
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遣副將焦文通禦注口自
以親兵營馬郎嶺相持一月大戰六日仲大敗爲其下所殺又
有王闢董貴祁守中阻兵窺蜀少者亦不減數萬彥悉討平之
是冬僞齊經略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彥與闕師古偕兵禦
之賊大敗獲振復秦州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
年二月兀朮入侵召彥與吳玠劉子羽會于興元撤離唱自上
津疾馳不一日至洧陽統制郭進死之彥退保石泉縣金人入
金均彥趨西鄉又攻饒風關彥與玠禦之不能却闕破彥收餘
兵奔達州復遣兵至漢陰縣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五月丙

子遂復金州論功進保大軍承宣使五年四月差知荆南充歸
峽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其曠土措置屯田自蜀買牛授官
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將士有差復知襄陽浚奏爲行營
前護副軍都統制督府叅謀軍事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至鎮
江聞母喪解官不許除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
州之料角與解潛有違言貶秩二等尋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
卒于官年五十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弔有戰功不冒與賞將死
以家財均給之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稱名將方
撓於和議遽召還又奪兵柄使之治郡惜哉

翟進字先之與兄興字公祥河南伊陽人兄弟咸以勇聞應募
擊劇賊王伸號大小翟進初補下班殿侍累功充京西第一將
改河北第四將爲劉延慶先鋒與契丹戰于幽州石料岡盧溝

河皆捷又遇于峰山力戰彌日契丹潰去金人之難范致虛次
潼關以進統河南民兵收復西京至福昌遣兵襲金管遊騎往
來設伏擒之金逼靈山砦進父子兄弟與戰潰圍至高都集鄉
兵七百人夜行晝伏五日至洛城夜半破關入擒僞西京留守
高世由再捷于伊陽白草塢都總管孫昭遠至洛陽以進戍澠
池界授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金犯白浪隘將渡河進破之
未幾洛陽再陷進在伊陽哀散亡幾千人金犯薛封選精銳三
百夜縱火斫其營焚死甚多又戰于驢道堰生擒金將翟海追
至梅花谷賊冀德韓清嘯聚南陽進間道擊之德降清斬于艾
蒿平進又勒兵抵龍門屢與金夾河戰乘勝入洛陽金人聚懷
衛蒲孟數州之衆薄城下斧諸門入進率士卒巷戰次子亮死
之遷武功大夫充京西北路兵馬都鈐轄尋授馬軍副總管升

本路制置使兼知河南會留守杜充所招寇楊進號沒角牛者擁兵數萬殘害汝洛間邀擊之追賊數十里破四砦馬驚墜塹爲楊進所害與訴其事于朝贈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官其後五人與初補承信郎代進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招討等使兼知河南與子琮聞報進仇時楊進屯鳴皋山北與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邀擊于魯山縣進死餘衆潰去西京平賊王俊據汝州興又引兵攻之俊棄城去退保徽蓋山興進攻免胄大呼我翟總管也衆皆披靡遂破之金犯河陽鞏縣永安軍琮與搏戰屢捷追至澠池詔授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轉武略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寓治伊陽時河東北雖陷土豪聚衆保險興遣蠟書結向密王簡王英輩皆願受節制奏上高宗嘉之卽授河東北路軍馬使令徧檄山砦由是汾澤潞懷豪傑皆

應命金人入陝右與邀擊俘五十餘人琮生擒僞河東都統保
骨遂復陽城縣乘勝取絳之垣曲進至米糧川紹興元年金重
兵犯河南時軍乏糧就食諸道僅存親兵自衛人情震恐與授
將彭玘方略設伏于井首金帥就擒遣將董先追獲鄧州人僞
信王于商州殺之進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豫將遷汴憚與
遣蔣頤持書誘以王爵興不納陰遣人陷裨將楊侔以利俸納
之以兵徑犯中軍奮擊興墜馬死持其首降豫事聞贈保信軍
節度使興狀貌魁偉每以忠義激奮軍士食將不繼難以菽粟
藜藿在河南累年保護諸陵金人不敢犯詔賜軍名忠護琮
沈勇有父風繼爲鎮撫紹興二年入西京擒僞齊留守孟邦雄
三年遣統制李吉敗僞齊兵于伊陽又殲其將梁進之衆遂拔
伊陽屯兵鳳牟山明年豫復取伊陽琮不能孤立突圍奔襄陽

琳閣門祇候

張玘字伯玉世居澠池以家財募兵討賊從者數千人屬京西制置翟興禦金兵白浪口敵不得渡積功補武翼大夫成州刺史佐董先爲制司前軍統制每戰冒矢石爲諸軍先紹興元年金將高瓊取商州先禦之玘乘銳奔擊單馬至四皓廟金數百騎至玘輿目大呼挺刃突擊敵披靡莫敢當是日九戰九捷追至武關爭門蹂踐死者百人明年春偕董先由藍田渡渭規取長安值僞齊經略李諤屯渭北與折合李董相爲聲勢玘陳兵華嚴川俄白氣貫日吏士驩奮戰于興平咸陽渭河石鼉谷時先軍乏食僞降豫玘知攝虢州王倚陰與豫合忠之翼日倚詣玘議事玘倚下責以大義斬之并斬推官祁宗儒初劉豫常遣人持詔以玘爲商虢路兵馬都監玘囚其使至是并戮之於

是爲齊安撫孟邦雄總管樊彥直據洛陽兵直抵長水玘遣將
陳俊守白馬山謝舉守船板山梁進守錦屏山盡匿精銳金兵
深入玘戰東關三砦響應金兵潰玘率精騎三千一日夜馳三
百里黎明抵河南邦雄就擒彥直遁去便宜升霸州防禦使三
年春董先歸玘還柄退就位時人義之翟琮言于朝真授武翼
大夫果州團練使河南孟汝唐州馬步軍副總管擊金將閻銳
于唐鄧間先登殺獲千餘人未幾從岳飛復京西六州平湖賊
鍾子義等累功進拱衛大夫玘入侍衛始以誅王侁事聞休史
館賜詔褒美進親衛大夫三十二年領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屯
泗州海州聞急詔會鎮江都統張子蓋赴之環城數十匝矢石
如雨玘戰于州北三里磨精騎衝其陣手殺數十人馘其長殺
獲萬計。臥遂解玘亦中流矢卒子蓋上其功特贈觀察使官其

後九人廟號忠勇孝宗又命祠於戰所贈清遠軍承宣使子世雄歿於符離之戰贈武節大夫

間曰人情轉移莫匪自失觀帝之初猶有可述奸桢亂邦從茲一律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父仲武字子文熙寧中爲涇原將夏人犯天聖砦力戰却之吐蕃趙懷德叛潛遣二將設伏道左然後扣其營羗果來追遇伏大敗累進客省使榮州防禦師行每持重固壘因高永年易賊輕戰死之引咎自劾流嶺南尋貸其罰以爲西寧都護童貫招誘羗王子臧征僕哥遷仲武計事率師過河僕哥果約降索仲武一子爲質卽遣錫往挈與俱歸貫掩以爲功徽宗訪得實名對擢龍神衛都指揮使九子悉命以官加錫閤門祇候尋遷仲武步軍副都指揮徐州觀察使保靜軍

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鎗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遁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深入斫敵又大破之血肉枕藉車旂噐甲積如山阜兀術至陳州數諸將韓常以下之罪皆鞭之自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充沿淮制置使方圖大舉以檜王和令錡還太平出師之謀遂寢十一年金復謀再舉錡自太平渡江抵廬據東關之險以遏敵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皋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會楊沂中王德用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德既破其右錡連追之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走時僉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決於俊

而錡以功驟貴諸將多嫉之故柘臯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
濠州告急三帥邀錡會於黃連埠以援距濠六十里聞南城已
陷錡謂俊本欲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
曰善又聞敵已去錡曰敵得城而遽退此必有謀宜嚴備之俊
不聽遲明錡軍至藕塘大軍已遇伏沂中遁滁州俊遁宣化錡
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無恐請以步卒禦之宣撫
試觀之麾下皆曰兩師已渡河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
旁無赤手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
銳兵耶遂設三伏以待俄而俊至曰謀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
軍爾錡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營擒斬十六人
餘皆逸俊怒曰我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
軍但斬劫砦賊爾俊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備員將帥有罪當

請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而去山是逗留之說起謂飛不
赴援錡不力戰檜力主之罷知荆南岳飛留掌兵不許在荆凡
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其名將不當閒廢命知潭州加太尉
賜以湖南田復師荆南塞黃潭水斥腴田令流民自占者幾千
戶三十一年金亮復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浙西制
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屯于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整肅金人以
瑄裹船載糧駐清河口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萬戶高景山來
攻遣員琦拒于皂角林設伏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賜金
五百銀七萬以犒師會有疾其將王權不從節制自清河退兵
屯瓜洲錡求解柄留其姪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又令李橫
以八千人固守俄詔防江遂還京口十一月金攻瓜洲汜以克
敵弓射却之密院葉義問督師至見錡病劇以橫權錡軍督之

渡江。鎗使人持黃白幟。戒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金以重兵逼之。汜先退，橫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鎗登高山望見黃幟，久不舉，嘆曰：吾軍殆矣！憤懣病益甚。虞允文自采石戰勝過江，謁候問疾。鎗執其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儒生我輩愧死矣！名詣闕，提舉萬壽觀。鎗疑汜累已常懼有後命，明年閏二月，嘔血數升。卒年六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賜銀帛，謚武穆。爲人慷慨深毅，通陰陽家行師避就有儒將風。亮嘗枚舉南朝諸將姓名，其下皆應。若如響。至鎗，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下令有言鎗姓名者，斬。在揚州，悉徹城外民居，以白灰飾城壁，徧書完顏亮死于此。亮果見而惡之，乃退居瓜洲之龜山寺。人衆不可容，以致大變。

冊曰兀術質盈天奪其魄假手劉錡順昌大尅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一 終

弘簡錄卷一百二十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宋三之九

楊存中

祖宗問父震

吳玠

玠子挺

郭浩

父成

楊政

曲端

李顯忠

父永壽

王友直

魏勝

李寶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今名代州崞縣人祖宗問

爲路總管同唐重守永興城陷死之父震字子發弓馬絕倫爲

安邊巡檢河東軍征滅底河上功第一從折可求討方臘追襲

至黃巖獲賊將呂師襄進秩五等還知麟州建寧砦靖康初契

丹將小鞠鞬圍建寧矢盡力窮與子居中執中闔門死之惟存

中從征河北得免存中魁梧沈鷺少警敏日誦書數百言力能

絕人善騎射學孫吳兵法誦人曰大丈夫當立取功名不能俯首爲腐儒也宣和末應募擊山東河北盜積功至忠翊郎勤王兵起師中以萬卒入援後譏張俊部曲俊薦之高宗召見賜以袍帶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常以數騎入任城殺賊李昱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盡赤壯之亟呼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遷閤門祇候討賊徐明先登主帥將屠城存中力諫戮其渠魁郡賴以全轉榮州刺史赴苗劉之難遷貴州團練使御前右軍統領金人攻明州死戰破之以功遷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從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存中言兵分則力弱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爲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首破馬進于玉隆觀追至筠州成自將十萬衆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說俊曰彼衆我寡當出奇破之願以騎見屬公引步兵居前俊

從之卽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後步兵夾攻俘八千人方戰未休諸將慮降卒有變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坑之還遷宣州觀察使二年進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軍存中固辭言神武諸帥如韓張名望至重臣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上不許遣中使宣押乃視事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癯居半存中漸脩軍政請拘神武卒借外用者悉歸軍中三年嚴州妖賊繆羅聚徒百人據白馬源殺王官命討平之除帶御器械加保信軍承宣使權發遣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五年改主管殿前司併統神武中軍六年爲龍神四府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張浚請令存中以八隊萬人助韓世忠時劉猷犯定遠縣存中引兵二千襲敗之越家坊旣又遇於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復引勁騎五千使統制吳錫突其

陣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破賊陣亂賊錯愕駭視遂大敗覘以
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殷前也從數騎
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所得賊舟
車無算北方大恐捷聞遣中使勞賜論功除保成軍節度使殷
前都虞候尋兼領馬步帥奏祖宗置三衛鼎列相制今令臣獨
總非故事也不允九年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十年命爲淮北宣
撫副使引兵至宿州夜將五百騎襲柳子鎮黎明不見敵歸遇
伏橫奔而潰參謀曹勛不知存亾以聞上爲震恐旣而自壽春
渡淮人心始安十一年兀朮復圍濠州詔爲宣撫副使以毀司
兵三萬戍淮與兀朮戰于拓舉敗之金人死者萬計而濠圍猶
未解旣而城陷宣撫張俊召諸將謀存中請戰劉錡請退師據
險俟賊去爲後圖項之遣人覘敵云已去矣俊乃自以爲功令

劉錡毋往命存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
定城中烟起遇金伏騎萬餘分兩翼出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
追殺甚衆俊掩其收錄拓舉功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俄
爲都護攢徽宗永固陵竣事拜少傅以保傅爲管軍自存中始
又請詣大學謁先聖尋封泰國公進少師奏凡重地皆有統制
獨荆襄無之自此二鎮名置統制汪澈論其權寵太盛罷爲太
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朝朔望未幾金亮南侵邊
聲日急復以存中爲御營宿衛使劉汜敗于瓜洲命往京口守
江與虞允文協力拒敵亮死金人請和存中奏無遠許宜俟新
王之命帝如建康復令扈蹕帝平時於諸將嘗假借而眷存中
尤深濠廬之役恐有逗留親筆諭曰若不便進當行軍法孝宗
立以其舊臣尤禮異之符離之敗復起爲御營使時議割和尚

原以昇金人存中言此隴右要地敵得之可以睥睨漢川我存之則可下兵秦雍。曩時吳璘常力爭之。今臣不言。非特負陛下。亦規於璘也。金人分攻淮甸。詔同都督江淮事湯思退罷升都督。世辭命坐賜玉鞍勒存中至。集諸將調護之。令更相應援。不宜獨守分地。帝賜札褒之曰。諸將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朝議欲舍淮保江。力持不可。乃已。金兵駐揚州。或勸渡江進擊。輒不應。惟臨江固壘。以老之。尋許請盟。乾道元年。詔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奉祠以太師致仕于湖山之間。脩葺園亭。高宗御書水月以扁。又于所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二年卒。年六十五。追封和王。謚武恭。高宗追念爲之出涕。賻錢十萬。爲人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餘年。最爲寡過。御軍寬而有紀。所用將士。專選才勇。不私。

部曲李顯忠以罪斥特奏復官嘗以尅敵弓雖勁而蹶張最難
以已意剗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請謚祖忠介
父忠毅賜二廟曰顯忠報忠祭許及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氏
流落蜀隴日夜訪問關數千里卒迎以歸子僕工部侍郎俟
簽書樞密院事昭慶軍節度使

間曰中人之性本無英發始終昵倚品量正合

吳玠字晉卿弟璘字唐卿德順軍隴千人少有志節知兵善騎
射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
尉擢隊將從討方臘及河北羣盜擢權涇原第十將靖康初夏
人攻懷德軍以百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建炎二年
金人出大慶關略秦雍統制曲端令玠爲前鋒進據清溪嶺迎
擊大破之金人始有憚意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以

斬劇賊史斌領忠州刺史時尚未知名劉子羽參張浚軍薦其
兄弟才勇浚召語大悅授玠統制璘掌帳前親兵俄升涇原路
馬步軍副總管擊敗金帥婁宿與撒离喝軍于彭原店金人整
兵復戰玠敗績降武顯大夫浚惜其才復以爲秦鳳副總管兼
知鳳翔轉忠州防禦使浚合五路兵大戰富平玠言敵鋒方銳
宜各守要害犄角相援須其弊而乘之又言地勢未可請擇據
高阜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前阻葦澤敵有騎不能施何用他徒
已而敵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
大震玠與璘收散卒數千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
死守計時朝間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刼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
召與歃血各勉以忠義衆心始定或勸退屯漢中扼蜀口者玠
曰我堅壁保此敵懼吾躡其後決不敢越關而進是乃所以保

蜀也。紹興元年，金將沒立白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約，日會和尚原，折合先期至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峽，遇大風雨，電遂遁去。沒立攻箭箐關，玠力戰退之。兩軍終不得合。錄功拜明州觀察使。內艱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宴宿死兀朮憤玠常勝，謀必取之。乃合諸酋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鷄結連珠營與官軍拒。復攻和尚原，玠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勁弓強，弩連發不絕，繁於雨注。復以奇兵旁擊，遏絕糧道，度敵困將走，先設伏於神全以待敵。至伏發，縱兵奮擊，其衆大敗。兀朮中流矢遁歸，留撒離喝屯鳳翔與玠相持。二年，沒立承制拜鎮西軍節度使，兼宣司都統，制節與文龍三州。金久窺蜀，懼玠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

以綴玠命游騎出熙河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劉子羽以驛書招玠于河池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金人始謀玠在西邊故蹈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遂大戰於饒風嶺金兵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死則後者代玠用大石摧壓弓弩亂發如是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復募敢死士五千將夾攻會小校得罪導以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關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金人雖入三郡然亦失不償得未幾北歸玠急遣兵邀于武休關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進玠檢校少保充利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先是和尚原去蜀遠餉饋不繼復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朔築一壘移原兵守之四年二月兀

木撒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大入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
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自武階路入授由七方
關倍道而至敵首攻玠營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
竿碎其梯刺以長矛金分軍爲二兀木向東韓常向西璘率銳
卒界其間隨機而發璘拔刀盡地語諸將曰死則死此有退者
斬戰久軍稍憊金生兵踵至璘射以駐隊矢死者層積敵踐而
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
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以酒缶撲滅之急
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合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統領
王喜王武又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射中韓常左目
敵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初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
敗之捷聞授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錄功拜檢校

少師奉寧保定兩軍節度使十一月癸丑遣統制楊從儀等敗
金人于臘家城六年兼營田大使易節保平靜難二軍玠與敵
對壘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十
餘萬斛又命梁洋守將調戍兵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
歸業者數萬和議成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節制
陝西階成等州晚節頗多嗜慾喜餌丹石使人漁色於成都時
已得咯血病扶掖聽命帝憂之求善醫馳視未至卒年四十七
贈少師諡武安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東南之勢日亟玠身
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作廟于仙人關號思烈淳
熙中追封涪王子五拱扶搗揔惟拱握兵 璘少從玠攻戰
積功至閤門宣贊舍人復以前等關功最超遷統制專守和尚
原渡承制授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領康州團練榮州防禦

使知秦州節制階文二州敵爭仙人關以書抵玠言殺金平地
濶遠前陣散漫須後陣咀隘然後可必勝玠從之急脩第二隘
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方交而退果攻第二隘諸
將欲別擇形勝以守璘奮曰諸君第恐之敵不久當退矣震鼓
易幟血戰連日金大敗去初金人決意謂蜀可圖自元帥以下
皆携孥來劉夔又豫之腹心也及是不得逞乃還據鳳翔授甲
士田爲久留計不敢窺蜀者數年露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
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紹興六年新置行營爲左護
軍統制九年升都統制尋轉秦鳳路經撫知秦州玠卒代爲宣
撫授神龍四廂都指揮使金人歸陝西地樓炤欲命璘與楊政
郭浩分陝而守盡移諸軍赴之璘言敵反覆難信懼有他變若
移軍陝右蜀口空虛倘敵自南山要我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

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待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焘從之。命璘與政兩軍屯內地。保蜀浩一軍屯延安。守陝。旣而胡世將至。璘又言。金大兵屯河中。止隔大慶一關。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右。援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運斷絕。此存亡之秋也。時方恃和忘戰。欲廢仙人關。世將因其言。抗奏。關得不廢。仍積糧魚關。倉但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十年金果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政在鞏。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急召諸將議。參謀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誓死於此。乃遣渥之涇原。命田晟以兵三千迎。遣姚仲拒于石壁。砦敗之。璘以書

約戰金將鶻眼郎君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護三將及女真百十七人撒離喝怒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授鎮西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十一年敗金統軍胡盡于剡家灣復秦州及陝右諸郡時胡盡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園璘請用新立壘陣法世將以爲然遂用之更休迭戰璘輕裝駐馬隨所指麾士殊死鬪二將大敗降者萬人胡盡走保鳳家城璘圍之城垂破驛詔班師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檜主之也入覲拜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略使賜漢中田五十頃又分利州爲二以爲西路安撫治興州徙奉國軍節度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加少保開封儀同三司金亮南侵復拜四川宣撫使屬有疾肩輿上殺金平駐師青野原金西路元帥合喜扼大散

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拒却之乘勝遣劉海復秦州金
守將蕭濟降又遣曹湫復洮州潘青復隴州金復攻秦州璘遣
子挺并統制向起擊却之俄兼陝西河東招討使出兵漢中復
商虢陝華等州攻德順久不下復遣仲與挺合東西兩路之軍
先壁于險璘自馳往按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令先以百騎嘗
敵敵果空壁躍出我師得先治地回旋曲折無不一當百苦戰
久之至暮益奮凡八日而克又遣楊從儀復大散關屯兵和尚
原金自失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憤甚必欲再爭德順完顏悉烈
等引兵十餘萬自鳳翔來璘築堡東山以守敵極力來攻殺傷
太半終不能克孝宗卽位加少師用史浩言謂兵宿於外去川
口遠恐敵襲之詔璘退師金乘其後凡將士三萬生還僅七千
人三路復爲敵有隆興初拜少傅二年金侵岷州璘提兵至祁

山會講和而罷乾道初入朝召對便殿許朝德壽宮命皇子晉
謁拜太傅封新安郡王仍領宣撫使收判興元三年五月薨年
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諡武順上震悼輟朝兩宮贈加等
遺表願毋棄四川毋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守蜀餘二十
年隱然爲方面之重著兵法二篇大略言金有四長我有四短
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今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戰制其堅忍
以駐隊強弩制其重甲以射疎及遠制其弓矢其說甚備至於
陣法有圖無書王剛中常談劉錡之美璘謂錡有雅量無英槩
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後果然其選將率以功有薦才
者璘曰兵官非嘗試何得輒見若以小善進之恐僥倖者獲志
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世謂名言 挺字仲烈幼以門功爲中
郎將詣行在高宗問西邊形勢兵力戰守之宜占對稱旨超授

右武郎兼御前祇候賜金帶尋差利路鈐轄前軍同統制璘總三路兵禦金挺願自力軍前璘以爲中軍統制會合喜爭秦州挺破其治平砦督前軍統制梅彥鼐衆直據城門而自率背鬼駱繞出敵後憑高突陣敵驚敗去挺不自爲功狀彥第一士頗多之擢築州刺史尋拜熙河經略安撫使德順之拔金空平涼之衆來援姚仲駐軍六盤挺獨趨瓦亭身冒矢石金捨騎操短兵奮鬪挺遣別將盡奪其馬遂潰勒兵追之禽千戶耶律九斤孛堇等百三十七人敵遁去攻鞏州久不下挺以選鋒抵城擊東南陬樓櫓俱盡降其將雷千戶以功授團練使又論瓦亭功徙郢州防禦使金人再爭德順挺領騎迎擊却之遂據東山築堡以守敵爲大車填陁而進挺以大木植道中車不得前拜武昌軍承宣使會議和旋軍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熙河路經略

安撫使乾道元年升本軍都統制三年入奏拜侍衛親軍步軍
指揮使節制興州軍馬父喪服除授左衛上將軍每因燕見從
容論兩淮形勢曠漫備多力分宜擇勝地扼以重兵敵仰攻則
不克越西南又不取我以全力乘其弊歲不濟者孝宗嘉納淳
熙元年改興州都統定江軍節度使至卽首陳利害復軍中互
市歲市羗馬七百匹騎兵遂雄天下所統兵卒就餉諸郡漫不
相屬挺奏乞以十軍爲名自北邊至武興列五軍曰踏白摧鋒
選鋒策鋒遊奕武興以西至縣爲左右後三軍駐武興者中前
二軍營部始井然十年加檢校少保光宗御筆獎勞以疾乞致
仕詔加太尉卒年五十六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挺少起勲閭
弗居其貴禮賢下士遇小官賤吏故舊部曲輒降廷荅拜卽失
德誅治無少貸御軍雖嚴而能時其緩恕拊循將士人人有恩

子五人職其次也

郭浩字充道玠同里人父成字信之爲供奉官元豐中將涇原兵擊破夏人於漫哆隘至城下有羗乘白馬馳突陣前大將劉昌祚命躍馬梟其首以獻進秩四等平夏城成傍環五砦渭帥章鞏使往守之夏人患失地空國入爭自沒煙峽連營百里成與折可適議乘勝深入以萬騎分道並進遂俘阿埋都逋二大酋捷聞進雄州防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諸軍併力築綏戎懷戎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之賻以金帛官其子壻成輕財好施名震西鄙旣沒屢訪使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郭成盡忠報國有功于民榜其廟曰仁勇浩以蔭補三班奉職徽宗時充環慶路第五部將管率百騎抵靈州城下遇夏人千騎來追手斬二騎還充渭州兵馬都監從种師道進築

莽平砦敵塞水源以渴我師浩率精騎數百奪之敵攻石尖山
月陣而前矢中左脇怒不拔奮力大呼得賊乃已由是知名累
遷忠州刺史欽宗進安州團練使以師道薦名對乞給輕兵間
道馳滑臺擊金人時不能用問西事言夏人必乘間盜邊願選
將設備已而果攻涇原路取西安州懷德軍紹聖開拓之地復
盡失之种師中制置河東辟以自隨建炎初知原州二年金取
長安涇守夏大節率城遁浩適夜半至所將纔二百人金人聞
其名引去升本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權主管鄆延路經略安撫
時二敵交侵鄆延東屬金西北屬夏惟保安一軍德靜一砦屬
朝廷浩聞道之德靜置司招收散亡與敵對壘一年敵不能犯
浩去夏人復來權帥耿友諒僅以身免一路盡陷值張浚經略
以浩爲秦鳳路提點刑獄知秦州時檄五路進師浩欲且自守

與玠議同王師果敗移知鳳翔保和尚原隨方捍禦以全蜀功
遷正任防禦使紹興元年往援饒風獲斬萬計遷邠州觀察使
徙知興元討平米倉山賊聚饑民復知利州金兵十餘萬進窺
川口與玠大破之遷彰武軍承宣使因按本路提刑宋萬年與
敵交通情辭與玠異由是不協徙知金州殘敵特甚戶口無幾
浩招輯流亡開營田便益以利諸軍漸以盈溢羨積十餘萬緡
朝議嘉之許凡奏請得以直達和議成授龍神四廂都指揮使
陝西宣撫判官樓炤行關中辟浩密院都統制拜奉國軍節度
使金罔耀州胡世將召浩會仙人原指授攻取之策遣裨將設
伏破之敵乃解去十年以知金州節制陝西軍馬兼措置河東
忠義軍十二年授金鳳間達四州經略安撫使十三年來朝加
檢校少保賜御府金器繡鞍官一子文資浩辭還帝嘉其意別

與一子閣職卒年五十九贈檢校少師諡恭毅淳熙初立廟金州

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父忠崇寧間與夏戰歿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母奇之宣和末應募爲弓箭手靖康初拒夏人稍知名建炎間從吳玠擊金人九戰九捷累功至武顯郎從戰和尚原箭箬關與金兵日數十合士卒奮勇無不一當百斬千戶一酋長二遷右武大夫復出奇兵斷其糧道敵少却遮擊之獲萬戶一首領三百餘甲士八百六十加領恭州刺史有嫉政者言其母妻尚在敵境不宜屬以兵權玠不聽政益感奮金合步騎數千柵魚龍川口政帥精兵破之升隴州團練使移知方山原軍儲芻穀咸在金大軍來攻城且下擊敗之遷知鳳州從賊僭風關凡六捷收明州觀察使守仙人關選甲士千餘出山谷斷

敵路使不得進金人變詐多端政隨機以應連戰百餘合又出敵不意夜斫其營敵遂遁去追至河池而還授龍神四府都指揮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玠以金攻淮久命乘機帥師牽制至秦州一戰拔之撫定居民秋毫無犯改涇原環慶利路經撫三鎮事叢集剖決無滯母留北境政問遣人省視母惟勉以忠義和議成始得迎母妻及兄弟歸詔封母爲感義夫人政乞祠便養不許改經撫熙河蘭鞏路知熙州進武康軍承宣使金復淪盟政建迎敵之策兼川陝宣撫副使偕統制楊從義劫金人于鳳翔城南敗之獲戰馬數百母卒起復帥師趣寶雞渭水上以拒敵衝凡大戰七斬獲甚多胡世將奏其奮不顧身功效顯著拜武當軍節度使又以拒胡盜習不祝政引兵夜入隴州界敗金萬戶通檢于寶雞時通檢居渭北政欲攻拔其城通檢將精

甲率衆出政帥勇士鏖戰遣裨將突出陣後登山執幟金軍以爲伏發驚潰政乘勝掩殺通檢走至城門橋已絕遂擒之會和議成名還十三年來朝加檢校少保十四年分利州爲兩路以爲東路安撫拜大尉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襄毅政守漢中十八年脩復六堰廣灌溉之利漢江水決爲害築長堤禦之凡利於民者不以軍旅輟廢故爲吳璘裨將及分道建節仍執門下禮益恭世頗賢之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渙任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授三班借職既長警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略歷秦鳳路隊將涇原路第三將夏人入寇帥司調統制李庠與端捍禦庠駐栢林堡斥候不謹爲夏人所薄端力戰敗之整軍而還建炎元年婁宿攻陝西關隴大震端治兵守麻務鎮遣吳玠爲先鋒據清溪嶺破之

追奔三十里遂下兵秦州除集英殿脩撰知延安府制司王庶授端吉州團練使充都統制端以前在耀州屢陳軍事不聽不欲屬庶金牒知二人不協併力攻鄜延時端盡統涇原精兵在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又十輩遣使往說皆不聽事益急庶又遣屬官曾濤督師端陽許而實無行意權轉運張彬問師期笑應曰公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隨以取敗今端兵不滿萬不幸而敗則金騎長驅是無陝西矣以端計之全陝西與全鄜延一路孰重是以未敢卽行不如蕩賊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吳玠攻拔華州端自分蒲城不攻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襄樂庶旣不得端乃自收散亡卒往救比至甘泉延安已陷乃與官屬馳赴襄樂猶欲倚端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入壁

雖貴不敢馳庶至端令每門減其從騎之半及帳下僅數騎而
已然猶虛中軍以居庶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庭旣而與彬
及承受高中立同入見良久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曰節
制固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平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
端怒因起歸帳庶留軍中終夕不自安端欲卽軍中殺庶奪其
兵走見陝西撫諭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之春秋
大夫出疆得以專制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
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爲則自爲端意阻復歸軍明日庶言已自
効待罪端拘縻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卽庶乃得去叛賊史斌圍
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諤誘斌如長安而散其
衆欲徐圖之端遣玠襲執斌復自襲殺宗諤三年遷康州防禦
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涇州朝廷自謝亮歸聞端欲斬庶疑有

叛意召爲御營司提舉端疑不行喧言且反無以自明宣撫張浚方欲收攬英傑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以百口保端不反復承制築壇拜端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充宣司都統制知渭州端登壇受禮士衆歡聲如雷浚雖欲用端而未測其意使張彬察之見端問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兵已合財已備婁宿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今敵可勝止婁宿一軍然將士精銳不減前日我合五路兵觀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彼旣囚糧於我莫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授使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不一二年敵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復命浚不主其言適遇彭原店之敗端自將屯宜祿聞玠前軍小却退屯涇州據險以防衝突金乘勝焚邠

州而去玠方怨端不爲已援端又劾玠違其節制浚復以兀朮
窺江淮議出師以撓其勢端又謂我軍未嘗習水戰難與爭鋒
宜訓兵秣馬自保疆土俟十年乃可端旣與浚異兼積前疑竟
以彭原事罷端兵柄與祠再責海州團練使葛安州安置後因
富平之役涇原軍馬出力最多浚又叙端前功訓練有方起爲
榮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徙圓州欲復用端玠言端再起必
不利於公浚入其說亦畏其難制王庶又從而間之告端作詩
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以爲指斥乘輿浚遂送
端詣恭州獄提點刑獄武臣康隨嘗忤端端鞭其背隨恨之入
骨端仰天嘆曰吾死矣大呼鐵象可惜數聲乃赴建鐵象者端
馬也口馳四百里旣至隨令獄吏械繫糊其口脇之以火端乾
渴求飲予之酒九覆流血而死年四十一陝西人士聞者莫不

惜之軍民恨快有叛去者浚尋得罪追復端宣州觀察使謚壯愍生平有將略使展盡其才要未可量特以剛懷恃才變物卒自貽禍云

李顯忠字君錫初名世輔綏德軍青澗人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戎行金人犯鄜州經略王庶募閒者二人顯忠請行父以未嘗涉歷上之顯忠堅欲往遇敵十七人夜宿陶穴絀下盡殺之以還庶大奇之補承信郎充隊將由是知名轉武翼郎充副將金人陷延安授父子以官永奇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豈肯爲彼用嘗密戒其子曰汝得乘機卽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會劉豫令帥馬軍赴東京乃密以蠟書達行在久之兀朮馳萬騎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顯忠欲執以歸爲竹刺傷馬不果俄授承宣使知同州乃金

人往來驛路永奇教以伺便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號歸朝無何金帥撒里明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戰屢勝顯忠憩高原望追騎益多乃挂撒里明下山巖顯忠長驅而北至鄜城遣人告父望家出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顯忠僅與二十六人奔夏國言其父母妻子之仇願得生擒撒里明取陝西五路歸于夏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久爲夏國忠令顯忠圖之請以騎三千晝夜疾馳掩其輜輳之以歸夏主大悅卽爲出兵命文臣王樞武臣移訛偕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大哭衆皆哭乃率舊部八百餘騎往見夏使諭令歸國昭訛不從顯忠知勢不可舉刀斫之不及獨執王樞夏以鐵鴿子軍來追力拒之揭榜招兵書紹興九年行至鄜

州有馬步軍四萬餘撒里喝在端州聞其來一夕遁去宣撫吳玠遣張振來諭兩國議和慎勿生事可量引軍赴闕遂至河池見玠從行使臣崔臯等六百餘人列拜庭下玠皆撫之曰忠義如君第一除爲本軍指揮領承宣使犒以銀絹詣行府受告勅金帶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賚給鎮江田以臯輩充將佐兀朮犯河南命爲招撫司前軍都統制偕李貴同破靈壁縣及犯合肥手詔與張俊會至孔城鎮適拓臯之捷兀朮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另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俊以奉旨監護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至臨安入覲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顯忠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檜意降官奉祠三十三年復寧國軍節度使金亮渝盟詔起顯忠爲池州都統制移軍舒州除御營先鋒遣統

制韋永壽孔福等以二百騎至安豐軍敗金將小韓將軍于大
人洲俄又增兵來顯忠躍出自旦至午勇氣百倍以大刀斫陣
敵不能支殺獲甚衆掩入淮者不可勝計會王權棄軍和州詔
以顯忠代王權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至橫山洲與
金射鵰軍戰韋永壽死之敵兵亦敗走以功擢太尉淮南京畿
等處招討制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仍賜五子金帶孝宗
賜田百頃兼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隆興元年兼淮西
招撫使金亮變後山東河北豪傑蠭起耶律諸種兵數十萬據
諸郡地太行忠義耿京王世隆輩皆欲挈地歸朝顯忠陰結金
統軍蕭琦爲內應請自宿亳出師趨汴京由汴以通關陝關陝
既通則鄆延一路素熟威名必皆響應舊時部曲數萬可起以
取河東督府張浚乃命渡江由濠梁渡淮至徙溝琦背約拒戰

顯忠率將士力鬪敗走之遂復靈壁中原歸附者踵接邵宏淵聞虹縣未下遣所降卒開諭禍福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彥皆來附六月兵傳宿城金人來拒斬其左翼都統及兵數千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稱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然陰恥功不由已心不相能顯忠方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入城巷戰又斬首數千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舉寄居官劉時攝州事捷聞授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宏淵欲發倉庫犒士顯忠不可移軍出城祇給見錢士多不悅金帥孛撒自南京率步騎十萬晨薄城顯忠親帥軍遇于城南戰數十合孛撒大敗退走翌日益兵至請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乃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都統及千戶萬戶斬首五千餘俄復增兵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

郤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不堪况烈日中被
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固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公鳴鼓大譟陽
呼敵至與郤世雍劉侁各遁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
遁顯忠移軍入城殿司前軍統制張訓通馬司統制張師顏池
州統制荔澤建康統制張淵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
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羊馬墻平敵兵二十餘上城東
北角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始退宏淵聲言金添生兵二十萬
來僭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勢不可仰天歎曰天未欲
平中原耶何沮撓若此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
潭州安置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尋移撫州
乾道初還會稽提舉台州崇道觀復防禦觀察使浙東副總管
賜銀絹綿五年名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上奇其

狀貌魁傑、命給像閣下、復太尉奉輿、國宮祠紹興、居住淳熙四年七月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韋永壽與子承節、郎世堅同死、贈中衛大夫、融州觀察使、世堅亦贈三官

王友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幼諳兵法、紹興三十一年、金亮渝盟、友直結豪傑、勤王徧諭州縣、得衆數萬、分爲十三軍、自稱河北安撫、以統之、其徒王任爲副、九月戊子、進攻大名、撫定衆庶、遣軍帥馮穀、張昇、牛汝霖、列奏于朝、將由壽春涉淮而濟、道拜敕書、勉以率衆、擣敵腹心、犄角應援、明年正月、除友直檢校少保、領天雄軍、任領天平軍、皆節度使、殿左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昇右朝奉大夫、直祕閣、汝霖通直郎、直祕閣、各從舊得便宜行事、旋與敵遇、相拒、淮北後率所部渡淮、見上于金陵、賜金帶、章服、賚及三子、友直恥恢復未遂、自乞

改復州防禦使忠義軍統制隸鎮江都統司詔偕張子蓋援海
州大書一旗宋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潛由小逕背敵陣
扼歸道橋子蓋麾軍進擊敵潰走盡溺水死圍遂解轉宜州觀
察使孝宗受禪與統制宋寧數出奇轉戰張浚喜之辟建康前
軍統制隆興二年宣諭王之望命以前軍戍昭關他軍戍者敵
至輒退友直孤軍堅守金兵駐黃山鼓柝相聞友直益整暇自
持乾道元年移鎮江御前步司左軍統制兼左驍衛上將軍轉
承宣使殿前都指揮神龍四廂主管步司公事淳熙元年授奉
國軍節度使賜中都第并平江田燕射咸預五年因募民充步
司兵軍民喧闐上怒降宜州觀察使信州居住卒年六十一贈
檢校少保

魏勝字彥威宿遷人徙居山陽多智有勇善騎射應募爲弓箭

千金亮敗盟朝廷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二百北渡淮取漣水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復規取海州爲守高文富遣兵來捕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責以大義城上民間之莫有禦者遂擒文富民皆按堵勝權知州事遣人諭朐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乃獨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卽具其事報境上已乃助統制董成直入沂州州民壁蒼山者數十萬受金圍砦首勝秋告急於勝提兵往救解其圍時起義雖久朝廷尚未知會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褚道隨寶詣行在白姓名金亮與兵渡淮慮勝恥其後分軍數萬來攻與寶同擊于新橋大敗之奏功授開門祗候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

統遣其子昌同峒嵒山首領張榮持旗榜益結山東忠義勝義
用大刀能左右射揭旗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卽退走初尙無
州郡糧餉府庫倉廩惟經畫市易酒課權鹽勸糶豪右環海州
縣度可攻取處築城浚隍阻塞關隘恆如寇至未嘗一日懈弛
方糾衆遠迢徭勞士卒會亮被弑議和撤戍轉勝知楚州詔專
指置清河口勝覘知金人以舟載器械糧糗自清河出欲侵邊
身帥忠義士拒之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許金騎軼境復率
諸軍拒於淮陽自卽至申勝負未決金增生兵來勝與力戰又
遣人告急寶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爲陣令步卒
居前騎爲後語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至淮陰東十八
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忠壯詔葬
鎮江立廟江口鎮賜號褒忠官其二子郊武功大夫忠州刺史

自永信郎賜銀絹第宅田百頃劉寶坐削兩鎮沒入貶死瓊州
李宗嘗語樞臣人材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
才。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亮將渝盟奸民倪詢梁
簡等教之造舟且爲鄉導使蘇保衡爲統軍造舟潞河將由海
道入襲錢塘諜聞高宗語宰臣曰李寶頃因召對詢以北事歷
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陛對無一毫沮懾其才必可用迺
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督海舟捍禦事急復召
對上問用舟幾何寶曰百二十艘兵幾何曰三千皆閩浙弓弩
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粗備願亟發賜以衣帶鞍馬尚方弓刀
戈甲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遣子公佐與將官邊士寧先往
潛伺動靜虛實時西北風勁軍士爭言非利寶下令敢沮者斬

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慷慨仰天曰。天以此試寶。耶。寶心如鐵石。不可變矣。酌酒自誓。風忽爲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敵報甚悉。且知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喜曰。兒可謂不負乃翁。士氣百倍。趣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動。風少殺。始泊。敵已雲合圍海州。旂旄數十里。寶亟麾兵登岸。以劒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槳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買勇。無不一當十。敵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勉以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人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王世脩輩各集義勇多者數萬。寶列名上諸朝。檄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與俱。發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乘風猝至。引舟握

月待戰。金人不知。聞鼓聲。始大驚。掣可舉帆。風浪卷聚一隅。無復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所中煙焰旋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所簽中原舊民。皆登島脫甲歸。命俘大漢軍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禽倪誚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萬計。寶欲乘勢席卷。公佐切諫。言金主亮方濟淮。聞通泰已陷。若得遠失。近且有腹背之憂。寶乃還軍。遣曹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詔獎勵。御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制置兼京東路招討使。賜金器玉帶。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名諸將約以三日渡江。議者謂不有此捷。則亮未必死。錢塘可危。寶之功亦大矣。孝宗卽位。罷之卒。贈檢校少保。生平戰具精利。宰臣陳康伯常取其長槍。

克敵弓弩俾所司爲式製之

臣簡錄卷一百二十二終